

花之恋

□李仙云

一场说来就来、说走便走的太阳雨，让公园的花草树木像濯洗过一般，亮目而润心。漫游于林间河畔，轻风逶迤，鸟啼花香，狗儿撒欢儿的狂奔嬉戏，人们笑语言喧。真是没有生活就没有美，季节至此放眼皆是葱茏，被一片盎然的绿意包裹着，浸润着。自然的律动、植物之灵韵，将一颗蒙尘染垢之心迅疾就带离到那片内心的“瓦尔登湖”。于是，一种澄澈美好也像枝间的花儿在心头袅袅绽放。

驻足于荷塘边，眼前柳树青青荷叶田田，一朵朵粉红、乳白的花儿，被细细长长的花茎擎举着。风姑娘香臂一挥，“凌波仙子”便翩然起舞，荷香沁人。大如伞状的荷叶缓缓地如绿波涌动，又似为花儿伴舞。好一幅“田田初出水，菡萏含娇蕊”的

夏日荷塘图，一次次让我情迷花间，让一份离尘纯净之美在心间润染。

不经意间，被悄然绽放形如喇叭的小碎花迷了眼，它白中带着浅嫩的粉，像缀满枝间的一个个小铃铛，却芳香浓郁。求助于手机的“识花君”后，我不禁哑然失笑，这如繁星点点的微小花儿，竟有个极大气的名字——“大花六道木”。这芳名，让我极不搭界地想到“蚂蚁扛大树”，微小的生命总是那么可爱逗趣。与它比邻相伴的，是在郁郁葱葱的水杉树林间，缤纷耀耀的金丝桃花，开得如黄碟纷飞。它隐于林间，如待字闺中的哀婉娇媚的女子，那般璀璨妍丽又清冷孤寂，不由得想起袁枚那首《苔花》，这骄阳不到处的花儿，却在幽暗的林间独自青春，兀自妖娆。

甬道边笔直高大的合欢树在“脉脉抽丹，纤纤铺翠”。几年前在公园初遇这叶羽花红的绒花树，感觉它如羽毛状的叶子像极了含羞草，还伸手去触碰，只是它“毫不理会”，难怪史铁生的母亲将它的幼苗误以为含羞草。“妙手仙姝织锦绣，细品恍惚如梦”，这如仙子曼舞飘起的纱裙般妙曼艳丽的花儿，它虽有“合欢蠲忿”的吉祥之意，可与史铁生有着相同命运的我，每每轮椅转行至此，内心总无以名状地升起一丝怅然迷惘。那灿若霞光的花儿，随风飘落时像极了蒲公英，一样的看似自由，实则尘海飘蓬。这史铁生与母亲的生命链接之树，每次抬眸凝望，我们就神思合一般，让一种愁肠百结负亲痛愧的情愫在心间涌动……

岁月忽向晚，人间好个秋

□刘晓莹

“立秋时节清凉始，葵花向阳盛开时。玉米穗齐欲授粉，地上百草已结籽。”立秋节气轻扣着秋天的门扉，经过春天的耕耘播种，经过夏季的历练提升，所有的生物都攒足了劲，向着饱满和充盈冲刺。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立秋，七月节。秋，擎也，物于此而擎敛也。”立秋是进入秋季的初始，此日以后的暑热，称为“残暑”。古代将立秋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不同于暑天中的热浪滚滚，清爽的凉风时至，秋

天感阴而鸣的寒蝉也开始鸣叫。待夜凉人静之时，明月如霜，佳音如虹，万重青山秋生起，一镰勾月入江中。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词中虽写寒秋，却无一丝萧瑟之感，反而有一种巍峨、博大、壮阔的崇高美，尽显秋日的壮美与辽阔。“秋气堪悲未必然，轻寒正是可人天。绿池落尽红蕖却，荷叶犹开最小钱。”秋风飒飒，秋雨萧萧，一切都显

得那么凄凉冷落。但，秋天并不意味着悲哀。绿池中的红荷虽已落尽，铜钱大小的新叶还有长出。其实，希望无处不在。“萧萧秋林下，一叶忽先委。勿言微摇落，摇落从此始。”夏日的炎热还未曾褪尽，寒凉之意已经悄悄兴起。寒冷与炎热交替袭来，在秋日的树林中，一片叶子轻轻落下，一叶落而知秋。时间易逝，年华易老，大可不必伤春悲秋。青春值得怀念，但更应该把握当下，将种种情思化为动力，用热情迎接秋天。

庄子曰：“夫春气发而百草生，

紫薇这旧时植于王谢庭院的“富贵之花”，如今已落入寻常百姓的举目可观之处，它嘖嘖怒放，遍布公园和行道边。一直惊诧于它的不惧酷暑，越是骄阳如火如荼，它越是开得盈盈璀璨，如浴火凤凰般惊鸿灼灼，撩人心魄。难怪清人刘灏在《广群芳谱》中称它“花如舞女，翩若惊鸿，飘飘仙袂，恍似天衣”。每次驻足在这痒痒树下，总喜欢挠它的树干，于是在缕缕清风中，紫薇花像仙子曼舞，簌簌摩挲声宛若“咯咯”脆笑，在我的心间回旋激荡。

逸兴遄飞醉花间，鸟有鸟音，花有花语，每一种生命都是这天地自然孕育的独一无二的个体，用心搭桥，以神通犀，“花花世界”的灵韵妙然，终会化作缕缕能量，滋养我们的心魄与情怀。

正得秋而万实成。夫春与秋，岂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春生秋实，阴阳之恒；夏长冬藏，物之常事。故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事成。春耕、夏长、秋收、冬藏。站在秋这座季节的高地上，观秋色、赏美景，探寻秋日之韵味、感怀生命的力量。

橙黄橘绿，丹桂香浓，白露初生，明月皎皎凭栏处，金风玉露悄相逢……相似的秋风吹起，一年的节气也已经过半，蓦然回首间，岁月忽向晚。

风雨梧桐树 绵延故土情

□黄文玉

离开故乡，已经有三十多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乡在我的记忆中，已日渐变得模糊。有些跟故乡有关的人和事，也逐渐淡忘。唯有老家门口的那两棵梧桐树，却始终清晰，挺拔地伫立在我的记忆中。

说起这两棵梧桐树的由来，听母亲说还是当年建房子时，别人送的两棵小树苗，随意栽种在门口，而长成的。那个时候，因为建房子，家里钱不够，父亲每次拿回来一笔钱，母亲就拖回来一车砖和土。自己烧砖晾晒，然后找泥匠来浇筑。房子前前后后，拖拖拉拉地建了三年。待房子建成后，那两棵梧桐树，也早已从小树苗，长成了威武雄壮的大树。

两棵梧桐树，就像两位身材魁梧的“家丁”，日夜守护着我们的家。也见证了母亲像蚂蚁搬家一样，从烧砖、拖砖、筑房、盖瓦，一点一点地把我们的家，从无到有，慢慢地建起来的整个过程。所以，母亲对待两棵树，也如同对待自己亲手建起来的房子一样，格外的珍惜和爱护。

从我记事起，树干就已有碗口般粗了。两棵树长得修长，像挺拔的哨兵。后来经过特地修剪，留下挂绳子的树丫，方便冬天牵绳子，晒被子。它们仿佛用枝叶，书写着四季的轮回。

每到春天，梧桐是最先长出嫩芽的树。只见它们原本光溜溜的树枝上，争先恐后地冒出小小的，黄绿色的嫩叶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再慢慢长成手掌的形状。或许是因为水灵鲜嫩的缘故，而经常被过往的麻雀和虫子啄食。然而，即使是被啄食，也不影响它那日渐枝繁叶茂，疯长的气势。

随着梧桐树叶发芽生长，院子里也迎来了勃勃生机。每次扫院子，树上时常会掉下来黑乎乎、肉滚滚

的毛毛虫。它们趴在地上一卷一伸小心翼翼，却也躲不过我家院子里散步的母鸡。而更加勇猛的，当属哥哥养的黑狗。狗撵着鸡跑，鸡叼着虫子到处飞。这就是我们家院子里，几乎每天都要上演的“鸡飞狗跳”节目。

记得小时候的我，特别害怕梧桐树上掉下来的黑毛毛虫。每当坐在院子里，便要戴帽子，生怕虫子掉到我头上。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屋檐上面来了只喜鹊，搭了一个鸟窝。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黑毛毛虫了。

到了夏季，枝头的叶子，无比茂密。簇拥在一起，像两把巨大的雨伞。一阵风吹过，在院子里摇曳生姿。夏天的梧桐树下，是我们家的纳凉胜地。忙完农活的母亲，会在树下摆上方桌，和邻居们打牌。午睡的时候，最热闹的，当属树上的蝉和知了了。知了，是叫一下停一下。蝉，是一直叫。我们拉着弹弓看见知了就打，可怎么也打不尽。每当被蝉和知了吵得没法午睡时，心里难免有些怨恨那两棵梧桐树。心想：要是没那两棵梧桐树，就不至于有那么多蝉和知了，吵得我们寝食难安了！

每当暑假，在家无聊时，就学着别人家孩子的样子，在家门口的两棵梧桐树丫子上，用麻绳加木板绑成一个“山寨版”的秋千。别看这么个“山寨版”的秋千，每当玩起来，能让我们几个孩子，乐得合不拢嘴。这也算是我童年，最奢侈的享受了。自那以后，年年都要在那里绑秋千、荡秋千。而那时的母亲，因为心疼树，总不让我们玩。

秋天，梧桐树会掉下来像小绣球一样，毛绒绒的果实。母亲说，那是种子。树叶也会变红、变黄，风一

吹，树叶发出“沙沙沙”的响声。黄叶子，红叶子，掺杂着种子落到地上。虽然每天清扫，但似乎总也扫不完。后来，干脆生一把火，把堆起来的叶子，都烧成灰，堆到树兜周围，做成树的肥料。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落叶归根”吧！

每到这时，我们知道：冬天，就要来了。

树叶快要掉光的时候，喜鹊也飞走了。冬天的院子，显得格外宁静。

有年冬天，天冷得出奇。我们都冻了手脚，水缸的水也结了冰。屋檐下，都掉了一米长的冰凌子。冷得我们穿着棉鞋都不敢出门。夜里听着门外风呼呼地吹，雨夹着雪下得很大。偶尔还能听见树枝断裂的声音。夜里，我们不仅一直在担心门会被吹开，而且也担心梧桐树会被雪压倒。可是，第二天起床，却发现两棵梧桐树，像两位魁梧的大力士，依然稳稳当当地伫立在那里。原来，我们不过是杞人忧天。顿时，由衷地觉得它们既像我们家的“保护伞”，也像我们家的“守护神”。不管雪有多大，也压不垮它们。我们始终相信：它们不仅能守护我们全家人的安全，也能带给我们一家好运。

记得九八年，那是在我们离开家乡几年后的一个夏天。我因故回家办事，要在家里住一晚。当时，是五妈过渡性地临时住在我家的房子里。天没大亮，就被窗外的鸟儿吵醒。我打开窗户一看，顿时吓了一跳。没想到，那两棵大梧桐树，居然栖息了十几只大小不同的鸟儿了。因为是短住，所以也就没去打扰它们。它们叽叽喳喳，从早叫到晚，一刻也不停。两棵茂盛的梧桐树，因为常年没有人打扰，俨然早已成了

鸟儿们的快乐天堂。

那一年夏天，恰巧暴雨连连，爆发了我们当地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洪涝灾害。为了避险，我们都搬去镇上居住了。等到洪水退却，回家整理物品的时，发现家里的小树小草都被水冲跑了。院子也倒了一大截围墙，唯独两棵梧桐树，还完好无损。稳稳当当地“站”在那里，屹立不倒。它们就像两位忠诚的卫士，利用粗壮的根部，牢牢地抓着土地，寸步不离地守护着我们这个家。

两年前，随着老家拆迁，这两棵三十多年的梧桐树，也被妥善地安置进了公园。挖树的工人说：“这树根太深了，挖起来的时候，两棵树的根，基本上是缠绕在一起的。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两棵梧桐树给一起挖起来。”母亲说：“天地万物，都有灵性。那两棵梧桐树，也不例外。它们紧紧缠绕在一起，或许是不肯离开故土，更不愿意离开它们的亲人。”

是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不管人也罢，天地万物也罢，相聚只是偶然，而别离却是必然。因为，天地之间，既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也没有永恒不散的相聚。

两棵梧桐，与其说是从小在我们家长大的树木，倒不如说是自幼在我们家长大的亲人。随着年轮变换，世事变迁，即便我们感情至深，也难免要别离。即便是亲人之间，都不过是在人间短暂的相聚，更何况是跟树木呢？

转眼之间，我已多年没见过那两棵梧桐树了。此时此刻，我想念它们，如同想念两位久未相见的亲人。同时，也无比怀念它们陪我们一家人一起度过的，那些无比快乐的时光！

故乡的只言片语

□丁梅华

岁月的恋歌

赶在一场雨到来前
踏进童谣搁浅的家园
聆听熟悉的旋律
拍打诠释命运的流痕

黑夜庄稼的呻吟
击碎村庄最初的情节
透过月光的表白
在繁茂的枝头时隐时现

潮湿空气切入生命的脉搏
蟋蟀的嘶鸣
打扰了这一时刻的宁静
断裂的风陷入窒息的包围之中

河岸的风景有点矜持
挥之不去洋溢在芦苇间的微笑
脚步苍老了岁月的容颜
谁的一声哀鸣在水面漾起圈圈涟漪

环绕在手指间的温柔
依旧带着敲击键盘的铿锵
窗台上的那盆嫩绿
散发出沁人心肺的芳香

生命情怀

如此辽阔的生命情怀
点燃了昨夜星辰
伫立在故乡眺望的河畔
泪水从眼眸中滑落

如此博大的创伤抚慰
点燃了远行的行囊
伫立在奔驰的列车中
一片片的风景倒下抑或被收割

如此漫长的漂泊旅途
点燃了远方的炊烟
伫立在半梦半醒之间
贴满标签的乡愁魂牵梦绕

如此沉寂的漫漫长夜
点燃了远方的诗句
伫立在平平仄仄的诗韵间
闪烁的星星收拢所有的表情

如此婉约的乡村歌谣
点燃了村庄的质朴
伫立在许久没有走过的桥梁
一头水牛在桥上扑腾着一种存在